

翻轉

翻電貳點零

法中儒

法家思想源起

如《史記》所載，法家思想源起於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法」為名的思想流派。法家思想的出現，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標誌著中國思想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法家思想的出現，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標誌著中國思想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中国史与思想史第十二期

2022/01/17 8PM WECHATLIVE

報名請按二維碼並打 報名

CHAPTER3 我们何以不同

基础问题意识：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再次扎入“中国特殊论”。当然作为一个延续至今的古典文明，特殊是一定的，但这个特殊性到底是什么呢？

EPISODE12 法家：痛苦作为方法

基础问题意识：从战国初年的变法开始，占据统治地位的王官学儒家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法家”思想的？并且到底什么是法家呢？

翻电2.0 整体章节

1 纯粹理性批判 / 2 哲学研究 / 3 论语 / 4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5 性经验史 / 6 理想国 / 7 精神现象学 / 8 存在与时间

社会现实与思想未必共通

历史与思想史的断裂处

现实处境与现实处境的解释一定共通吗？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对生产关系的理解)

商鞅变法（前362-前338年）

韩非子生卒年（公元前280-前233）

列国变法在前，思想总结在后

商鞅不会说自己是“法家”

战国初年的军国主义变法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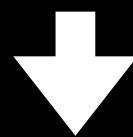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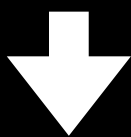
并不必然地走向“法家”

“法”家，不是变”法“家，也不是刑”法“家

墨子思想的重大矛盾

兼爱与兼爱的共识形成

兼爱是一个高度伦理秩序的主张
衍生为一个高度”理性化“的主张（交相利）



但实现方式却是完全”非伦理“和”非理性“的
而是一种”权力抹平差异的方式“（尚同）

这里面的道理是什么？

从道德问题到痛苦的问题

将其看作……

道德的问题

知识的问题

利益的问题

信仰的问题

……

或者使用”惩罚“解决一切
将一切问题化为”痛苦“问题

天子的绝对权威观

墨家给思想史带来的第一个东西

这个问题不是一种实践
而是思维假设，”兼爱“怎么可能实现啊？

如果建立一个绝对权威（标准）
不就实现了吗？

墨子建立绝对权威，不为了”推行什么“，而为了”统一思想“
分封制度都成为”统一思想“的工具

引入一种实利的人性观

墨家给思想史带来的第二个东西

不管是道德、秩序，都是受到奖惩推动的
一切的核心是因为”利“

如果人们连交相利都意识不到，还可以用惩罚

孔子的人性观（伦理核心 / 挺难了解复杂的道理）
给予伦理秩序模仿、尽量少地打扰

积极介入，以奖罚塑造秩序

墨家对法家”形成“的影响

法家不是对“变法实践的总结”

作为“实然”秩序：

利益 / 惩罚 / 伦理……肯定是混合存在的

作为“思想史”，阐释却可以千变万化，墨家塑造了一种社会：

具有单一“标准”（而非模范）

以奖惩作为“民”的驱动

（人的自然状态：没有惩罚下人必然有差异）

（说文解字）

灋，（井卪）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

那么，在儒家之中，又有什么后来被法家吸收的思想呢？

PART 1

孔子后的儒家分流

“礼”的法家面相

孔子后的孔门分化

初代二门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孟子·滕文公上》

有子 / 曾子

曾子曰：“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晏子焉知礼？”曾子曰：“国无道，君子耻盈礼焉。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礼记·檀弓下》

在这里，有子显得有点迂腐，有点教条化

从这些区分中，来看到“礼”可以有什么不同的关切

论语中的“有子”

有子的关切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学而》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有子的关切是，礼的政治功能

论语中的“曾子”

曾子的关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

曾子的关切是，君子的姿态

论语中的“子夏”

子夏独特的关切方向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论语·雍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论语·子张》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论语·子张》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论语·子张》

子夏对“大小之辯”，小处与大处非常关切

或者说，子夏非常知道“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的区别

子夏据此产生的问题意识

君子如何驾驭小人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论语·子张》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论语·子张》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论语·颜淵》

子夏有强烈的从政欲望

且非常关心如何“驭人”，政治中的“影响力构成”

子夏的“小人儒”

子夏的关注是什么？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恶上智慧之子夏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论语·子夏》

通过善恶分辨而驭民治乱

以小处之礼约束小人之心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子夏心目中的君子

一位威严有权，取信于君，取信于民，知人善用，知人善治，
经世致用的人。

- 树立威严
- 分辨好坏
- 了解恶之为恶
- 建立约束

通过善恶分辨而驭民治乱
以小处之礼约束小人之心

到现在为止我们有了什么？

对于一种法家思想而言

- 建立天子的绝对权威
- 无惩罚则异
- 了解与钻研人性之恶
- 威严的树立（权力实行的基础）
- 外在规范对人强过情理约束

对差异的厌恶和对权威的诉求（差异的解决）

对恶的钻研和限制恶的强烈冲动

PART2

早期法家的几个考量

法家的关切与历史发展

成文刑罚的形成

对于“外在规范”的迫切需要

李悝、商鞅《法经》

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对“法”的关注替代了对“人”的关注
只要不在法之外，就对人不在意了

但儒家那种模模糊糊的“礼秩序”如何才能达成“兼爱”一样的命令效果呢？

在战国对“民”的需要之下，形成了对“民”的更直接的要求。

成文刑罚确实马上产生了问题

成文刑罚从实际上削减了贵族对“民”的管束力

吴起与商鞅变法失败和其本人的悲惨遭遇，为“变法”提出了挑战

为社会树立一套“外在规范”的难点在哪里？

是“君”与“民”的矛盾吗？

是“君”与“贵族”的矛盾

什么是法家？

国君要建立标准（时代需要），对“民”约束（子夏儒），而损害
“非中心权力”，而与贵族展开争斗的家派

申不害的主张

从子夏儒生发的观点

“申子蔽于势而不知智。由势谓之，道尽便矣。”——《荀子·解蔽》

“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韩非子·定法》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

法：驭民

术：驭臣

术是一种反“法”的东西

法的确定与术的变化

关注到“人”的弱点

法的确定性使的“臣”对“民”的权力受到削减

那么“君”对“臣”就不可以有确定的标准
(权威的存在来源于“无信”)

赏罚的变化：

对臣子的考核不断变化

对臣子的惩罚标准不断变化（隐秘揣度）

术彻底异化了“君”与“臣”的关系
形成了中国的政治特点

慎到的主张

从墨家与道家生发的观点

国君的”绝对权威“塑造

”势“的形成（以”法“替代”兼爱“，但慎到反对”尚贤“）

天下一切，除了”国君“就是”法“

国君是形式权威，法的保证，法是实质权威

“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慎子》

道家一面：国君无为而治（并非势的必要）

慎到是法家吗？

法的彻底面，对一切人，一切事的管辖

以”法“拉开君臣差距

法家思想的杂糅

战国”高烧“中固化下来的一种思想

变法：对”民“的驱使需要

墨家：天子绝对权威

墨家：以利代德

子夏：小人儒（钻研人性恶）

子夏：以外部规范压制恶（而非教化）

不需要儒家、墨家、道家的：

尚贤（或贤能仅仅在于国君）

德治

伦理本位

从”相利“转向”标准“

无为而治（起于儒家）

“法”家，不是变”法“家，也不是刑”法“家
而是在建立国君对”民“的直接管辖与要求时
促使国君还可以直接管辖”臣“的制度
（后2000年的一个主轴）